

弯弓射日到江南

44.571
C221

44.571
C221

弯弓射日到江南

茅山抗日斗争故事



江苏人民出版社

封面 陈达林

插图 洪佩奇

弯弓射日到江南

茅山抗日斗争故事

*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通市东方红印刷厂印刷

1979年1月第1版

197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5,000册

书号：10100·286 定价：0.69元

前 言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一声炮响，全面开始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战争。国民党政府被迫“从不抵抗主义”，到消极抗战，对日寇继续存在幻想，步步退让。“八一三”淞沪战事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侵略者铁蹄所至，大肆烧杀淫掠，惨绝人寰，江南人民陷入家破人亡的痛苦深渊，迫切要求抗日自卫。

伟大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就在这严重关头，指示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整编而成的新四军，挺进江南敌后，东进抗日。一九三八年四月，粟裕同志率领先遣支队，六月，陈毅同志率领第一支队，先后胜利抵达苏南敌后，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江南抗日根据地。

江南地区，东连淞沪，西至宁芜，南襟太湖，北濒长江。境内除部分山地丘陵外，大部地区河川湖泊交织，公路铁道贯穿，社会情况异常复杂，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地。日寇侵占后一面残酷掠夺，一面推行怀柔政策，到处搜罗汉奸败类，组织“维持会”，各地土匪猖獗，“游击队”蜂起。国民党为实现“借刀杀人”的阴谋，将我军的作战地域，划在长江以南，溧水、金坛以北，丹阳、镇江以西，东西不过百余公里，南北仅五六十公里的沿江狭长地带。同时，委派当地的反动政客、土豪劣绅担任专员、县长，从事“防共”“限共”活动，妄图与日寇配合，置我军于死地。

以陈毅为代表的新四军领导同志，坚决执行党的关于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指示，不顾国民党的限制，积

极深入敌后，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地方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游击队，扩大主力军。为了开展敌后抗战，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我军选择铁道公路沿线薄弱之敌，开展了袭击战、破击战。从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七日先遣队于卫岗首战告捷之后，在六月至八月三个月内，又取得了火烧新丰站，奇袭句容城，伏击珥陵河，巧取直溪桥等百余次战斗的胜利，打击了敌人的侵略气焰，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斗志。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江南人民认识到新四军是真正抗日的队伍，是人民的子弟兵，都主动出来送情报，救伤员，筹粮秣，踊跃参军，从各方面支援新四军的战斗。

由于我新四军积极打击敌伪，开展统战工作，团结改造游击武装，配合地方发动群众，各方面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因而迅速打开了江南敌后的抗战局面，初步创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江南抗日根据地。当时根据地包括江宁、句容、丹阳、金坛、溧水、溧阳、镇江、丹徒、高淳、当涂、芜湖、宜兴、武进和无锡等广大地区，人口达一百五十万以上。

一九三九年春，陈毅同志遵照周恩来同志传达的党中央关于“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指示，速派部队长驱苏（州）、常（熟）、太（仓）和澄（江阴）、（无）锡、虞（常熟）地区，直逼上海近郊，屡创敌顽，威震中外。接着，又指挥部队渡江北上，开辟了苏中、苏北等抗日根据地，使红旗高高飘扬在江淮河汉之间。

在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江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陈毅同志、粟裕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新四军广大指战员，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多少先烈在这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他们的功绩永垂青史，他们

的英名永放光辉。为了纪念新四军挺进江南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四十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我们组织编写了一批反映茅山地区抗日斗争的故事，分编为《弯弓射日到江南》、《创业艰难百战多》两集，力图以文学形式塑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和抗日健儿的战斗英姿，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来反映当年茅山抗日斗争的历史面貌，歌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路上乘胜前进。

由于我们政治和写作的水平有限，作品比较粗糙，难免挂一漏万，诚望广大读者，特别是在茅山地区亲身参加过战斗的老一辈革命者批评指正。在编写过程中，得到江苏人民出版社、镇江地、县(市)各级党委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许多老同志为我们提供了宝贵资料，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中国人民
解放 军** 镇江军分区政治部

一九七八年六月

目 录

卫岗初战	吴正友 濮永顺 殷厚生	1
火烧新丰	孙 泽	11
立马智兔山	汤钟音	21
群龙伏虎	华晓峰 徐齐邦	42
三斗冷欣	程良长	57
炊事班长的心事	龚 放	78
传统	陈一飞	93
烈火	孙兴盛	114
五福星酒店	夏云心	118
红叶丹心	陈茆生	133
征腐恶	吴树勋	145
银盾	徐福心	163
三进芦花村	陆涛声	174
特别任务	陈克平	201
石大妈	康新民	214
长溜铁闸	陈东夫	234
智取黑桥	徐齐邦	255
打开石墙门	恽建新	263
觉醒	于振辉	286
起义之后	陈克平	304

卫 岗 初 战

吴正友 濮永顺 殷厚生

大雨铺天盖地倾倒下来，镇江西南气势磅礴的十里长山，险峻挺拔的赣船山，巍峨陡峭的高丽山，都湮没在暴风雨中。

谁也没有料到，就在高丽山崎岖泥泞的羊肠小道上，有一支队伍正顶风冒雨，攀石挽树，向卫岗方向挺进。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你拉着我，我拽着你，疾速运动着。战士们的灰色军装，已被暴雨浇透，湿漉漉地贴在身上，雨水夹着汗水，成串地从头上脸上身上淌下来。

“嗨，这江南待我们倒挺客气，晓得我们跑得又热又渴，特意下雨给我们冲冲凉哪！”

“还有哩，怕我们瞧不见路，亮了这么大个手电筒给照着呢！”

“乖乖的，有人说江南的山路是‘晴天一把刀，雨天一缸糟’，我说啊，就是好！”说这话的，是二大队队长钟春山的通讯员，有名的“机灵鬼”肖平。

有个战士逗上去问：“这又粘又滑的山路，好在哪？”肖平接下去说：“这么好的滑梯，嗤溜一下，乖乖的，又快当，又省力，又舒——”话没说完，他脚一滑，身子一闪，一个趔趄向前跌去。走在他后面的温参谋眼尖手快，一把将他拉住，惹得好些人都笑起来。

“小鬼，你说江南的山路好，可别摸着屁股叫乖乖啊！”温

参谋眯着眼，摸了摸胡子说。

肖平拉住温参谋的手，把粘在脚上的泥球甩到山沟里，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说：“哼，屁股摔成两半，我也不会叫疼。不过，温参谋，这里的山路，到底和我们湘鄂赣的山路不一样！”

温参谋觉得肖平的手微微颤抖，关切地问：“你冷吗？”

“冷啥？只要能打鬼子，乖乖的，心里可热乎着哩！”肖平丢开温参谋的手，满不在乎地说。

是的，风雨洗征尘，雷电壮军威。那山风的尖利呼啸，犹如冲锋的军号；那震耳的雷鸣，不正是猛敲的战鼓吗？想到就要打响挺进江南的第一仗，和日本鬼子交手，狠狠打击这些吃人的豺狼，谁个心里不烧着一团火啊！

望着这雷电风雨，钟春山眼睛眨都没眨一下，可同志们的议论，却推开他心里的闸门，涌出万千思绪……

四年前，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离开苏区，进行了长征，他们留在湘鄂赣地区，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火种。抗战爆发以后，陈毅同志受党中央、毛主席的委托，不畏艰险，千里跋涉，联络召集了南方八省游击健儿，组成了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遵照毛主席“开辟茅山抗日根据地”“向东作战”的指示，新四军从主力中抽出部分干部战士，组成先遣支队，在粟裕同志的率领下，挺进江南，来到了茅山地区。几十天来，他们目睹日本鬼子的暴行，看着江南人民所受的苦难，心中燃起了仇恨的烈火。江南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日日夜夜盼救星，盼望有一支真正抗日的军队来到江南。先遣支队进入江南之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但看到新四军装备简陋，为数不多，能否打鬼子，尚存疑虑。前几天，司令部得到地下党送来的情报，说这两天日

寇有军车，从镇江开往南京，这是一个很好的战机。粟裕同志亲自观察地形，选择卫岗这个地方准备进行一次伏击，用抗日的实际行动来打开局面，扩大新四军的政治影响，鼓舞江南人民的抗日信心……

“大队长，日本鬼子是什么样儿？”肖平忽然打断了他的思路。

钟春山笑了笑没答话，温参谋插过来说：“和白狗子一个样，总不会三头六臂吧！”

“那，也跟揍白狗子一样揍他们？”

“那当然！”温参谋把帮别人扛的机枪挪了挪，摸了摸胡子轻蔑地说。

“嗨，你又要象在赣南那回，一个人缴白狗子一个排的枪了！”肖平兴奋地说。

“对，”钟春山用浓重的瑞金口音说：“肖平，日本鬼子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一定能打好这一仗！出发前，粟司令员给我们讲的话，还记着吗？”

“那还能忘得了！”肖平很快地答道。

钟春山的话，立刻使战士们想起战前动员的情景，粟司令员威武英俊的形象，利落果断的姿势，激情铿锵的话语，又浮现在眼前，回响在耳际：“……我们马上就要去打仗了，这是我们挺进江南的第一仗，或者叫处女仗吧。江南人民的苦难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要为江南父老报仇，我们要为中华民族贡献自己的热血。老百姓眼巴巴地看着我们，盼望我们打胜仗，国民党看不起我们，要阴谋想借刀杀人，日本强盗狂妄不可一世，以为中国没有人敢跟他们碰，打好这一仗，就能打开了局面，就能在江南站稳脚跟，就能为开辟茅山抗日根据地创造条

件，就能给亡国论者一个有力的回击，并向民众庄严地宣布：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是一支真正的抗日队伍！同志们，这次我们集中兵力，利用卫岗一带有利的地形，出敌不意，攻敌不备，一定能打好这一仗……”粟司令员的讲话，使战士们更清楚地知道，这一仗不单是军事仗，更重要的是政治仗。借着闪电的光亮，他们看到粟司令员正迈着坚实的步伐，在队伍中从容地走着，心里立刻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拂晓前，逞了一夜凶狂的风雨，终于收敛了威势，慢慢地停止了。队伍经过一夜风雨的洗礼，更加英姿飒爽，他们象利箭一般，直向公路东侧赣船山脚的卫岗插去。

东方发白，晨曦微露，天渐渐亮了。茫茫浓雾笼罩着卫岗周围的群山。战士们进入指定的地点后，立即向西侧放出了警戒哨。在山后的一个竹林里，粟裕同志召集三个大队的指挥员开了个短会，对即将打响的处女战，进一步作了研究和部署。并说：“这次伏击，距离近，要狠打、猛打，准备拚刺刀，一鼓作气，速战速决。”他还告诉指挥员们，陈毅同志率领的新四军主力已进入茅山地区，到达溧阳竹箠桥，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胜利和主力会师。

一散会，钟春山就往前沿阵地跑，他要把粟司令员的指示和陈司令员到达茅山的喜讯，迅速传达下去。兴奋的心情，使他消瘦的面庞，焕发出红亮的神采。喜讯很快在阵地上传播开来，就象在腾腾燃烧的火堆上，又加上捆干柴，战士们的情绪高涨极了。他们一边在临公路的陡坡上构筑工事，一边热烈地议论着。

肖平抹了一把汗，提出了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温参谋，你说鬼子的汽车来了，要怎么打才好？”

一个大个子战士说：“是啊，这倒要好好琢磨琢磨。”有的说先打开车的，也有的说先打当官的……

肖平一手叉腰，一手神气地摆了摆：“我看，要照准它的车轮儿打，嗨！嗤的一下走了气。乖乖的，那汽车就变成死乌龟，再也爬不起来罗！”

大家都竖起拇指，夸肖平真是“机灵鬼”。

“我看，不光要打轮胎，还要对着发动机打，对着油箱打，打得它走不了，烧得它稀巴烂！”温参谋眯着眼，摸着胡子一字一顿地说。

“好，就这么办！”一个战士插上来说：“你打前，我打后，你叫他车子跑不了，我叫他鬼子回老家！”

钟春山点点头，心里踏实极了。有这样勇敢聪明的战士，什么样的困难不能克服？什么样的敌人打不垮？他把三个排长叫来，根据粟司令员的部署，作了具体安排：全大队五挺机枪，一排带两挺，封锁公路北端，堵住敌人的退路；三排带两挺，封锁公路南端，防止敌人逃窜。他亲自掌握一挺，在敌人的中心开花。并规定了打第一辆车的位置和开火的信号。然后他指着对面蒙蒙胧胧的高丽山说：“那边，是兄弟大队的阵地，他们和我们相互呼应，构成交叉火力，防止敌人过河抢占制高点。好了，现在先隐蔽起来，到时候，集中火力猛打猛冲，要在刺刀尖上显威风。也不要跟兄弟大队讲客气，能一口吃掉，就全部下肚，不留一个，明白吗？”

“明白！”排长们回答得特别响亮。

晓雾，在曙光照射下，随着晨风渐渐散去。树木浓绿，山花艳丽，小鸟欢叫，夏虫奏鸣，赣船山象往常一样安闲宁静。日寇做梦也没想到，就在这里，已给他们准备了葬身的坟墓。战

战士们隐藏在潮湿的山坡草丛里，想着即将取得的胜利，把饥饿和寒气，统统抛到九霄云外了。肖平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轻轻拨开面前挂满晶莹水珠的枝叶，朝下探望：高丽山和赣船山把公路夹在当中，形成一条狭窄险要的峡谷。只有一卡车宽的公路，象一条巨蟒从峡谷中穿过，在南端转了个急弯，伸向远方。横过公路，是一块狭长的水稻田，秧苗被浑黄的山水淹没了，只剩下碧绿的叶尖在泥浆水中飘摇。稻田西边，一道宽约丈余的山涧，哗哗地翻腾着溪水。看到这里，肖平不禁暗暗赞道：“粟司令员选中这块地方打伏击，真是太好啦！乖乖的，鬼子进了口袋，插翅也难逃哇！”他瞅了瞅身旁的钟大队长，努努嘴，眼睛神气地眨了两下。

钟春山微微笑了笑，他完全理解肖平的意思。上个月，他带着侦察排和司令部的一些同志，曾跟粟司令员走过这儿，一看到这块地形，粟司令员就连连点头，忙拿出军用地图，摊在一块较为平坦的岩石上，招呼大家围过来。他指着卫岗的位置，折断一根火柴棒，在地图上量着南京、句容、龙潭、镇江到这里的距离，分别计算了一下汽车、骑马、步行到这里的时间。回司令部后，又派侦察员到公路一带进行侦察。钟春山和侦察参谋带着侦察员，也多次化妆到过这里，了解敌人活动的规律，踏勘进退道路，测绘详细的地形图，访问贫苦山民……现在，战斗即将打响，他的心情也和战士们一样，如奔腾咆哮的山水，跌宕起伏，难以平静。

兴奋而难耐的等待啊！战士们心呼喉直跳，他们巴望着战斗立刻打响，严惩日本强盗，为江南父老报仇！可是，太阳升得老高了，鬼子的军车连影子还没见到。肖平猛地抹了一把沾在水珠上的脸，狠狠拔了根草，放在嘴里嚼着。温参谋眯着眼

睛望着他，摸了摸胡子低声说，“心慌吃不得热粥啊！”

八时左右，赣船山顶上的瞭望哨，终于发出了信号：日寇军车真的来了。粟司令员立即派出侦察员传达命令：注意隐蔽，准备战斗！钟春山手一挥，顿时，手榴弹启盖待发，黑洞洞的枪口，伸出草丛，一对对眼睛警惕地注视着峡谷北口。这时候，战士们的心里反而镇定下来，等待野兽们进入罗网。

隆隆的汽车马达声，由远而近，越来越清晰。五辆插着膏药旗的军车，横冲直撞向南窜来。第一辆车上，驾驶员身边坐着一个机枪手，架着一挺歪把子机枪；第二辆是老式日本轿车，黑不溜秋的，活象一个大乌龟。里面坐着日寇岗村师团的军需官少佐土井。这个家伙四十岁左右，肥胖臃肿，粗笨如牛，留着两撇长长的八字胡。这时，他正傲慢地仰在沙发座椅上，悠闲地抽着烟，跟在后面的是三辆满载军用物资的卡车，都用油布盖着，上面面对面坐着十几个鬼子，穿着雨衣，戴着雨帽，抱着三八步枪。随着汽车的颠簸，他们左右摇摆着身子，有的哼着日本舞曲，有的咕都咕都地灌着太阳牌啤酒，好象进入了无人之境。

“来了，来了！”战士们交换着激动而兴奋的眼色。

这时，日寇的第一辆车，已经驶到峡谷北口，第二辆车也进了峡谷，相距一百多米。震耳的马达声，在山谷里回荡。

“老钟，我看放掉第一辆车！”温参谋摸了摸胡子说。

钟春山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他们想到一个点子上了。第一辆车是开路车，火力强，速度快，后面的车跟它间隔远，打了它，后面的车就可能掉头逃跑，放过它，麻痹了后面的车，好抓大鱼。

第一辆车一溜烟地驶出了峡谷，屁股后面冒了阵黑烟，直

向句容方向窜去。战士们看着敌人从眼皮子底下溜掉了，心急如焚，恨得牙痒痒的，紧攥着枪把和弹柄的手，沁出了汗水。但是，他们都是久经沙场的红军战士，最懂得一切行动听指挥的重要，他们想到有粟司令员亲自指挥，定有安排，又看到钟大队长按住肖平的手，都耐下心来，等待战斗的命令。

这时，那辆黑色轿车已驶到伏击圈南端，最后一辆卡车也开进了峡谷。

钟春山一看时机已到，举起驳壳枪，打响了第一枪。刹那间，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串串火舌，饱含着千腔仇；点点弹雨，凝聚着万般恨，向侵略者射去。黑乌龟的驾驶员立即歪倒一边，上了西天，车子向前冲了几公尺，一个急转，栽进稻田里，车屁股擦在公路上。最后一辆卡车停在路中间，已燃起熊熊大火。密集的手榴弹从天而降，纷纷落到卡车上开了花。

土井被打伤了腿，滚下车来，惊魂稍定，立即纠集残敌，凭借汽车，顽抗起来。钟春山猛然跃起，挥了挥驳壳枪，喊了声“冲啊！”温参谋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一马当先，和肖平杀下山去。战士们喊着杀声，穿过硝烟，夹着旋风，飞下山坡，杀上公路。飞将军自重霄入，只见刀起头落，枪过血溅，残敌一个个地倒下去。一个鬼子见肖平朝他冲来，哇哇乱叫，摆开了拚刺刀的架势，没容他动手，肖平一个箭步，刺刀已穿透他的胸膛。土井见势不妙，一头钻进车肚里，蜷缩在轮胎旁，大口喘着粗气。

温参谋杀死几个鬼子后，直奔轿车而来。轿车车门已经打开，玻璃全部被打碎，驾驶员的尸体旁边，一个勤务兵模样的鬼子，脖子里淌着血，呼嗤呼嗤直泛血沫。温参谋刚准备伸

手摘枪，不料土井从车底下伸出头来，一手拽掉温参谋的枪，一手就去抽指挥刀。温参谋转身就是一拳，正中土井脑门，两人立刻紧紧地厮打在一起。他们在公路的泥浆中打着滚，一直滚到水田里。最后，温参谋憋足一口气，一挺身翻了上来，用铁钳似的双手把土井死死揪在水里，让他咕都都呛了两口泥浆水，然后趁空脱出手来，拔出土井的指挥刀，高高举起，猛地砍下，土井立刻象死猪一样躺了下去。望着咕咕泛腾的污水，温参谋摸摸胡子，眯着眼笑了……

艳阳高照，放射出万道霞光，远水近山，抹上一层金辉。战士们欢呼跳跃，笑着爬上卡车，把战利品一箱一箱地往下搬。这时，站在山头上指挥的粟司令员，带着司令部的一些同志，来到了公路上。钟春山怀着胜利的喜悦，快步迎上去，把土井的指挥刀、手枪和一只装满昭和十四年钞票的手提箱，交给粟司令员。

粟司令员接过战利品，扫视了整个战场，轻蔑地睨了一下横七竖八倒在地上的鬼子尸体和千疮百孔的膏药旗，兴奋地说：“同志们，你们打得很好。你们先走了一步，和日本鬼子交了手。现在，陈毅同志已率领主力来到江南了，你们马上要回原单位去。回去以后，要把这一仗和同志们讲讲，日本鬼子并不可怕，我们一定能战胜它！好了，大家多带些战利品回去，带不走的就放火烧掉。……”

战士们收拾好战利品，从汽车油箱里倒出汽油，一下子把剩下的几辆汽车全烧着了。熊熊烈火，越烧越旺，把赣船山和高丽山映红了。

从第一声枪响到撤出战斗，总共不到四十分钟，全歼敌寇官兵四十余名，击毁敌军车四辆，缴获枪枝三十余支和一批军

用物资。队伍迎着朝阳，披着霞光，按预订计划，沿十里长山向东撤去。刚走上山顶，鬼子的增援部队从镇江赶到了，掷弹筒、机枪、三八枪乒乒乓乓乱放起来。

肖平听到枪声，高兴地说道：“乖乖的，真热闹，鬼子还放鞭炮，欢送我们同陈司令员去会师哩！”

初战江南，旗开得胜。武汉的《新华日报》向全国人民报道了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八日卫岗初战的喜讯。军心大振，民气大伸，打击了江南日寇的嚣张气焰，相形之下，国民党顽固派真反共、假抗日的面目，暴露无遗。

六月廿一日，先遣支队和主力部队在溧阳竹箠桥会师，陈毅同志得知此捷报，豪情满怀，诗兴勃发，欣然命笔，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卫岗初战》：

弯弓射日到江南，
终日喧呼敌胆寒。
镇江城下初遭遇，
脱手斩得小楼兰。

（丹徒县人武部供稿）